

审判 (小小说)

□ 外国语学院 刘雨涵

那天,狂风过于无礼,面朝大地狰狞怒吼,震碎了那位黑骑士撑开的宽敞胸膛,几根错位的肋骨裸露在空气中。一旁,林木正成团结伙紧拥着对方狂抖着的身躯。而她那温驯的头发,正遭受着风雨齐来的鞭挞。你可有听到她隐忍的几声呜咽与叹息?

那时,你那边定是风平浪静,温和阳光下,你悠悠发着简讯。不知这头人糟乱中挣扎看向手机上的来信人,大脑倏得宕了机。

那次你们相见是在那长长的集市街上。几朵闲云下,摆着一家家杂乱的货铺,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在空中来回游荡。人群中,你们先是目不斜视地相向而过,又同时回头。映入她眼帘的是你精致的妆容和你那一袭米黄色大衣。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她快步跑到你面前小心翼翼地确认你们是否真的认识。那天,太阳实在辛勤,你眼里的穷酸书生模样地分外清晰,你那皎白的脸上挂着客气的笑容,在诧异之中向你问好,你无比自然,仿若在和一位结识的顾客熟练地攀谈。寒暄后,你自然地转身离开。没人注意,她久立在路中央,注视着修长的背影,见你歪了歪头,笑着轻拍身边好友,咯咯的笑声伴着微微发颤的肩膀。她就这么望着,直到你融进泱泱人群,直到苦涩涌到她的眼角,她才又起腰,高高仰起头,朝太阳递去白眼,却折身打出个大大的喷嚏。

循着时间逆流而上,初中毕业后你们还曾见过两次。国庆假日,暗淡月光下,你家的庭院传来阵阵欢笑。她坐在沙发上,心不在焉,偶尔竖起耳朵,听从后窗传来的谈话声。若是有人叫起你的名字,她便鬼鬼祟祟地爬上床,透过窗户纸的残缝去寻找你的身影。窗户矮,她心就跳得快,生怕有人注意到这窄窄缝隙中转动的眼珠。终于,她忍不住跑出去。黑暗中,通往你家院子的小路响起轻快的脚步声。她知道,你是在为你二姐出嫁按乡礼办送别演出,俗称“吹喇叭”,不过那次是哄闹。她轻轻挪入院子,虽已从后窗默默观察过,还是被那排排看热闹的大婶大妈们闹红了脸。

他们嗑着瓜子,漫不经心看她几眼,然后交头接耳:“这是前院家的闺女吧?”“是啊,长这么大了,整天闷在家里,也没见出来过。”“怪不得这么白呢!”

“人学习好,高中学习忙死哪,哪像我们家的,连高中都考不上,愁死人喽!”

她垂着头快速溜进你的里屋,干净宽敞的屋里塞满了你四面八方来的亲戚。她在心里默默打气,她也只是来看个热闹,顺道来找你。望着这宽敞的屋子,不禁让她想到盖这座房子时,每到傍晚,你们就用那块块红砖搭建自己的秘密基地,那快乐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你坐在沙发一角,身边是你的好友同事。你注意到了她,指了指沙发说:“坐,随便坐。”

看着你跷着二郎腿干练的模样,她像吸了一口浮着石灰的空气。你们的距离只隔了一个人,却空无交谈,陌生的尴尬气息似乎在蔓延。她一边来回摩挲手机,一边听着你们谈论公司,讨论工资,吐槽老板,或是时而因惊讶对方的感同身受发出不可置信地赞叹声。她始终沉默着,感受着时间在一点一点悄悄埋葬那年的清河石子路。扫了几眼乌泱泱聚在一块的亲戚,她垂下眼眸,起身悄悄回了家。你似乎忽略了她存在,或是忘记了,她从来不适合在这种场合独自存在。

空寂的房间,她躲在暖和的炕窝里,脑海中闪过年前她买了可乐想和你分享,你却拒绝的情形。她使劲掖了掖被褥,想明白了你不是不想喝,是懂了人情世故,是不愿再欠她人情,所以客气推诿。你把那一用用到了她身上,属于成人的冷漠。

寒风冰冷刺骨,她像驼背的老头揣着双手停停走走。在心里考量着要与你诉说的话语。吐槽饭菜?感叹落叶在凋落?又或是分享几张落日夕阳?这些怎么会让你感兴趣呢?想到儿时你啃着苹果,翘着长腿做挣钱大梦的笃定模样,她不禁莞尔苦笑。转眼,走到了教学楼,狂风终于停止对她的鞭挞,她打开手机,用冻僵了的食指点开你的对话框。

“我马上就能提现一百元了,能不能帮忙点一下。”

上一条消息还是她发给你关于治疗鼻炎的视频,你没有回复,将这条信息和那曾为偏方陪你寻遍田野的女孩一并遗忘了。

她抬头看了看抖肩狂舞着的树枝,轻轻叹息,风何不再大些,好将这份审判吹向西伯利亚。

莫愁前路无知己

——读《居里夫人传》与《居里夫人自传》有感

□ 数学学院 赵秋兰

实验室,而且几乎没有人帮助我们……中年(39岁)丧夫,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那时候她的两个女儿,一个9岁,另一个3岁……

这些苦难无论哪一条都不容易承受,而她坦然接受并让自己的生命在苦难中开出花来。

居里夫人美丽的面容常显忧郁神情,让她的爱与明媚、快活和幸福无关。但居里夫人却能超越这些磨难,让自己的人生在悲惨世间结出丰硕的成果。她第一次与贝克勒尔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第二次独立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另外,她的大女儿和女婿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当把居里夫人当成一位名叫“玛丽”的女孩来重新认识,就可以更容易表达那种心灵洗礼的感觉。

作为一名女孩,总有那么几个瞬间让你发觉性别带给生活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会像蒸汽一样很快挥发殆尽,而是会像碳素笔一样,留下永久不灭的痕迹。在这些特殊的时刻,你会把目光投向生活中那些你认识的同性,借着她们的人生超越自己。如果生活中的女性不足以安慰你的时候,你还会把目光投向历史上那些伟大女性,借着她们伟大的精神力量超越现实上的生活。

居里夫人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玛丽在她的自传中写道:“大姐的突然西去,是我一生中遭遇的第一次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这之后,我常常无缘无故地突然陷于忧伤悲感、沮丧沉溺之中,想必与这一悲惨之事不无关系。”

无论外界环境多么恶劣,作为女孩,只要有家庭作为避风港,还是能够找到幸福快乐的。玛丽的幸福时光停止在九岁这一年,随后她不得不面对生命中两位至亲的离开。她甚至都没有在自传中主动提及母亲的离开

对于她意味着什么。她只是说:“母亲的不幸去世使父亲悲痛欲绝……母亲去世多年后,我们仍感到若有所失,百无聊赖,仿佛家中少了一个主心骨。”

我在35岁这一年失去了父亲,如今我已经44岁了,依然不能平静面对这个现实。不知道一个11岁的小女孩如何承受大姐和母亲的相继离世,而这个柔弱女孩还要在39岁这一年承受丈夫因车祸骤然离世的噩耗……她是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抵御痛苦至亲的锥心疼痛,然后超越生活中这些悲惨的遭遇呢?她又是如何在悲凉的心境下保持对于科学无比的热情,然后做出那些伟大的成就呢?每当想到这一点,我总是陷入沉思。

作为女性,在不断地认识自我和追寻自我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性别的差异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需要独立面对的孕育生命的职责,还有社会和他人所由此建立起来的支持与同情、偏见和羁绊。我们在漫漫人生路上,有时候彷徨,有时候欢喜,有时候无奈,有时候进取,居里夫人就像迷雾中的灯塔,在遥远的前方指引着我们。她不但面对了人生的无常,也承受过世人的冷漠,她不但像所有普通的女性一样孕育孩童,挣扎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中,还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无比超脱的眼光,无比卓越的奉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敬仰。

借此机会把居里夫人这位朋友推荐给现代社会中承受重重压力的女性同胞们,希望她能够安慰你们的心灵,给你们带来力量!

秋的味道

□ 安全学院 李王璇

一阵轻柔的风迎面扑了我个满怀,柔柔的,使人只想懒懒地躺在摇椅里,盖一条软软的毯子,毯子最好是鹅黄色的。我想,一只白色的小猫应该趴在那条毯子上,它也懒懒的打着哈欠,伸伸四条毛茸茸的小腿,吐着粉红色的舌头。

正这样想着,姥爷开始仰着头咕咚咕咚地漱口。我学着他的样子却呛了几次,我们就开始十分默契地冲着对方笑。

姥爷是我们村里的支书,常常要出门,而他出去也总爱带着我。我年纪不大,只知道我们要去好多人家里喝茶,固执地认为姥爷的工作就关于茶,他们说的话我也不在意,只是喝着自己那杯茶水。

“丫头,这茶啥味的?”姥爷冷冷地问一句,我就皱皱眉,再灌一口,假装品茶的样子。

“苦的,一股茶味。”然后大家都笑了。我确实不爱喝茶,但是我们每次去别人家,人家都用刚烧开的水沏一壶热茶。大家其实都不喝,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捧着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喝。

这季节里的茶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会在茶叶里加点自己晒的菊花。你能尝出来香味里多了点清香,是那种淡淡的绕着舌头打圈的清香,苦味也随之变少了。咽下去的那一瞬间,一种特别淡的甜味就很微妙地在口腔里闪了一瞬,然后就只能感觉到些苦苦的茶味了。

姥爷极爱吸烟,导致身体并不太好,因此他不再当支书,我们也不在村里住了。

这时候姥爷四个孩子只有小舅舅还没有工作成家,姥爷便不再工作,我们就有了更多时间出去。

落叶落了又起,飘飘扬扬,又是一年秋。落叶变卷,叶子的脉络越发清晰,最好叶子边缘处有了一圈黑,这是我心目里一片成熟的叶子。我最喜欢这时候踩叶子的声音,脆脆的,踩碎了就变成一块块碎片,有时候更是恰到好处,用手一捏,金色的粉在空气里绽放,透过这淡淡的金色,世界都像加了一层滤镜。

我们住在巷子尽头,秋日里,常常闻到糖炒板栗的香气。我使劲踮脚,想从巷子这头看见卖板栗的小贩,我怎么跳也总是看不见,只能闻着板栗的香气从远远的巷子外飘进来。回头看姥爷时,他已经笑着递给我一张有些皱的钱。

伴随着落叶咔嚓咔嚓踩碎的声音,板栗的香气也越来越近。板栗刚被炒熟是不能被买走的,我就常站在炒板栗的车旁看那板栗噼里啪啦地炸开。

没炸开之前一股焦香混合着糖的味道,炸开以后板栗那种独特的淳朴的香气灌满整个鼻腔。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种香味,或许爱吃板栗的人才能和那时的我共情。

拿到的板栗还是烫的,吹一吹剥开,那种沙沙的软糯糯的口感会给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奇妙的是,还不用吃,只是单纯闻到板栗的香味或者看见卖板栗的小车就能感受到这种滋味。

巷子外面有几棵桂花树,一到秋天桂花开了,这小小黄黄的花香得人陶醉。不是浓香,但这种香可以传得老远。我觉得这是一种闻着会上瘾的香,因为

它实在让人闻了还想闻,每次晾的衣服上也会沾满这种好闻的香味,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跟我们住一个院子里的是一户水果贩,秋日里,常常给我们送些柿子。对于柿子,我实在是又爱又恨。剥开皮绝对不能马上吃,因为如果你不小心吃到了接近皮的地方,舌头都会变苦,涩得让人难受。

姥爷是挑柿子的能人,他挑的柿子都是软软的甜甜的,连皮也是一下子就能剥下来的。姥爷剥完皮,递给我的柿子是可以一口塞进嘴里的,这时候吃柿子就格外满足。吃得嘴格外脏,姥爷就会笑话我,我捂着嘴也咯咯地笑。

姥爷见我爱吃,说回老家的时候给我种一棵柿子树,我要吃多少,姥爷就剥多少。我简直将他视为我的英雄!

我们吃的都是软的柿子,我以前也一直以为只有软的柿子。前几天看见舍友完整地吃掉一个柿子,我才知道有的柿子是脆的。这个柿子并不合我胃口,不甜也不软。

我期待过秋季快结束的时候,谁能抵挡住热乎乎香香甜甜的烤地瓜呢?皮是焦焦的可以吃了,搭配上从地瓜芯里流出的橙红色的汁,一起下肚只会感觉满足。然后是地瓜肉,甜甜的软软的,只让人想痛痛快快地赶紧吃完。吃完以后,仍要舔舔嘴角,有种犹未尽的感觉。

有人爱叫烤红薯,于我而言,除去苦瓜,只要是瓜都非常美味。因而我只爱叫它烤地瓜,这样反而感觉地瓜与我格外亲切。

姥爷爱戏弄我,他说吃之前如果夸一夸,就会变得更好吃。我便常常捧着瓜,认真地端详它。我说:“地瓜啊地瓜,我想你特别甜。地瓜啊地瓜,你简直就是我的生命。”

姥爷爽朗地笑着,整个屋子,不,整个院子都是他的笑声。

但姥爷没走过我升小学那年的夏天。六一儿童节我和其他小朋友去表演节目,去的时候还是姥爷送我的。白天的时候姥爷还跟我讲今年夏天格外热这样的话,我说到了秋天就好了,天微微凉,我们再吃烤地瓜。

我那时年纪小,只记得大家都在哭,我不知道怎么了,扯着妈妈问怎么了,妈妈哭得很厉害,抽噎着说:“你姥爷快走了。”

病床上是被病痛折磨的姥爷,他充满倦意地冲我笑。我从没有感觉到姥爷老成这样,我问姥爷要去哪里,姥爷笑得厉害,说要去长大的我。

哪里能看到长大的我?我不知道。

其实我没见到姥爷,姥爷走得急,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我一直幻想见他最后一面的样子,偶尔也会梦到,我知道,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他匆匆地离开那年夏天,我知道他要去给长大的我种柿子树,秋天来的时候,想吃几个就吃几个。不过我很久不爱吃柿子,苦得让人想哭。秋天是什么味道的?那年的秋天没有味道。



地科学院 李守春/摄

江城子·记雨

□ 土建学院 张福祥

空庭阔远水光平,响泠泠,雨风声。
几寸浅流,波皱碎琉璃。
东兴比肩飞溅涌,狂意弄,少年情。
笑谈怎管透衣停?立天中,洗尘清。
秋意一身,长啸更觉轻。
归去朦朦忽若梦,人依旧,数松青。



登高必自 公共课教学部 陈绘兵/作

清志吟

□ 能源学院 宗雍康

元是天上人,谪作人间客。
二十年来思报国,壮志未曾削。
气自诗中借,魄起碧云端。
众灵花间醉,与我怡清谈。
景冠冠封狼居胥,北辰翁动群星攒。
君不见子瞻颖脱集英殿,
令王侯显宦诸公衮衮争相见。
吾观自古得意者,大道初成皆少年。
且就润玉抛光透,增他三千二百秋。

启

□ 计算机学院 姚昊

亲爱的自己,我已经两年之久未曾见过你理想主义的幻影提醒我,我不是无趣大人。服役之后的我渐渐回归岁月的浮尘。复学的日月充满新鲜和故旧的找寻。我总在想我得到的,却忽略了失去的快乐与阳光不属于我,我本该待在月影之中。消极和冷静与理性——对积极和热情与浮躁惺惺相惜。我曾是个敏感的孩子,是思想的诗人。现在我有实干的精神,有实践的伟力。何不以我之理想指引前行的方向。何不以勇往之动力践行诗意的思考。去奔跑,去寻找,唯一且可爱的自己如光,不灼烧,且安做最美的月光。